

# 軍醫生活心得

兒童醫院 兒童神經科暨中西醫結合科 主治醫師 林聖興

俗話說：「好漢不提當年勇！」男生去服兵役，會留下永恆的回憶，原本沒有必要拿出來講。而每年看到實習醫師之中，有人參加預備軍官考試，也有學弟為兵役的事感到困擾，我分享一些故事，給學弟們作參考。

1995年由中國醫藥大學畢業，參加醫師證照的國家考試，隔兩三天，我入伍受訓，經過三個月的陸軍衛生勤務學校訓練，成為少尉醫官，分發到部隊，我抽籤派到北部一個步兵師，遇到好幾位來自各醫學院的醫官，大家一同經歷短期的幹部訓練班課程，分發到各個營區。我被派到衛生營，幾個月後才知道這是相對輕鬆的單位，聽聞別的醫官在步兵營、工兵營過著疲勞的生活，自己心中有了幸福的感受。

剛到部隊，起初自己以為醫官就是專門作些醫療相關業務，實際上，只有一位醫官留守醫務所，我們七八位醫官，編制在醫療連、衛生連，有些工作是對醫務兵、衛生兵作醫療訓練，像是搭帳棚架設野戰醫療站、心肺復甦術、骨折固定練習、救護車裝卸載、擔架操…等。另外，也作了很多雜事，與醫療無關，醫官經常兼職排長的工作，也輪流揹著值星帶，指揮士兵。

一開始，心裡感到很奇怪，遇到阿兵哥，他們向我敬禮喊「排長好！」，只有少數幾位大專兵喊「醫官好！」過了兩三個星期，才習慣被稱呼為「排長」。裝備保養時，有一把槍，上頭貼有我的姓名，其他醫官們也被編配一把步槍，第一年我們真的親自保養槍枝，到第二年才由士兵代勞。我自己心裡想「醫官為何需要槍？」，聽聞其他部隊，醫官不必拿槍，只要顧好醫務所即可。有些地方，醫官被指派兼任一些醫療以外的事務，例如輪值「戰情官」、「值更官」，與我的部隊不同。

基地訓練，包含多方面，有戰地醫療作業，也有戰鬥方面的演練。我們營區的每位醫官，都參加打靶，第一次我心裡很抗拒，認為醫官不應該拿槍，所以每一發都隨便打，6發皆打到外面。士官長很耐心指導我，教我深吸氣，先吐出半口氣，暫停呼吸，維持身體平衡，握槍就會穩固。同一天，我再練習，擊中率很高，6發打中5發。打靶成績差的人，那週不能休假，我可以放假回家，

實在是印象深刻！

大約每月輪到一次值星官，負責早點名、晚點名，帶全連士兵唱軍歌，作各種瑣碎的事，每日也安排隔天的安全士官、衛兵人員，班長及阿兵哥，依照我排的時段，輪流上哨執勤。起初我缺乏經驗，所排的人，有事要出差，我得臨時調度人力去站崗。之後，我提早一天弄清楚誰有其他任務，儘量避開衝突時段，白天出差者，安排於半夜站崗，也要兼顧整體的公平。

部隊出動車輛，每台車都要有個軍官坐在駕駛兵的右側，稱為「押車軍官」。有時去領油、領米，有時載運軍用醫療器材，或者因其他任務而出車。大卡車、悍馬車、吉普車、軍用救護車，我們都常常坐，有時甚至半夜出勤，似乎沒聽說誰會暈車。

以上僅是列舉概略事項，將近兩年的時光，親身經歷許多事，有苦、有樂，短短文字，很難一一描述各種場景。

退伍回到母校附設醫院上班，新進員工健康檢查，測量視力，我竟然雙眼都是1.2。記得畢業前，我兩眼視力為0.3與0.7。自己推論，應該是假性近視，經過軍中規律生活，夜晚十點就寢，早晨六點起床，部隊遷移數次，有兩段期間駐紮於陽明山與金山之間，風景優美，空氣清新，眼睛大概是這樣保養而變好。

在第二年住院醫師期間，有位第三年的學長，教我中心靜脈導管置入的技巧。學長說平時要多練習打週邊靜脈，得到經驗，對於大條靜脈注射的感覺，會更熟悉。談著談著，學長問我：「記不記得以前在軍中拿槍？扣板機前，要深吸氣，吐半口氣而閉氣。」我回答：「記得！」學長說，這是相似的原理，比照拿槍暫停呼吸的方式，手拿針注射，比較平穩，可以順利進入血管。這位學長，把射擊的技巧，應用在注射血管，所以他打得很準。

本院小兒科住院醫師，常坐救護車去外院接新生兒，有時在台中市區，也有機會到苗栗、南投等處，救護車開得很快，有的同事不習慣。我坐上救護車，回想以前在軍中坐各種車的經驗，已經很習慣。軍中的訓練，對於住院醫師的工作，也是有一些幫助。

擔任總醫師那年，排值班表，考慮兒科每個病房的需求，也兼顧住院醫師個人的需要，避開他不想值班的日期。我又回憶在部隊裡，排衛兵勤務的經驗，曾經排得不理想。多方考量，才定出醫師值班表，實在很難盡善盡美，但住院醫師們看出我有認真思量，仔細排班，讓我感到欣慰。部隊裡學到領導統御，在總醫師這年，得到了發揮。

我的同學，在其他部隊當醫官，每個人的際遇不同，學到的事也不一樣。如果抱持學習的心情，面對服兵役這件事，應該可以減少畏懼，坦然處之。